

“老满公”的后代

□ 楼耀福

我在茶人作家黄贤庚那里知道民国武夷山有个“八兄弟”，个个都是茶中好手。“八兄弟”中有个叫陈金满，人称“老满公”，我在上海一家武夷岩茶店见过他照片，店主是他的孙女和孙女婿阿松。照片上，“老满公”在做青、闻香。

老满公的长子陈玉维是阿松的老丈人。我写过《阿松家的茶山》，其实，茶山的真正主人是陈玉维。因此，约见陈玉维，是我这次去武夷山的主要目的。

我也算是三顾茅庐了。2010 年和 2014 年两次，都未遇陈玉维，此次终于如愿。我去时，他已在家中等候，六十开外，一个很朴实的茶农。我说我白天在黄贤庚那里。他说，“黄贤庚呵，是我表哥哎。”我一愣，没

等我发问，他又连珠炮似的叙说：“我父亲与他父亲是把兄弟，他不是我表哥吗？他们家原来在水帘洞，我们家在慧苑坑，很近哎。”

从他机关枪一样的不断叙说中，我知道他祖辈是闽南人，父亲陈金满因逃避抓壮丁，16 岁从闽南逃到崇安县（武夷山市旧称），在赤石一家叫“继昌号”的茶庄做茶。母亲是上饶人，是父亲到武夷山后认识的。结婚后生有 8 个子女，陈玉维上面有两个姐姐，下面有两个弟弟三个妹妹，男孩子中，他是老大。“老满公”活到 87 岁，陈玉维说，如果现在还活着，有一百岁了。

陈玉维九岁开始做茶，做拣青，十三岁开始做摇青，做了五十多年。如今是远近闻名的做茶高手，做的茶

在历次斗茶赛中获过大奖。他说话极快，那是因为当生产队长的关系。1976 年，他 22 岁当队长，每天早上要在场地上向百号余人发话分配任务，那时没有什么高音喇叭，说话声音太轻，别人听不见，说得太慢，别人都跑了。他说，当生产队长，要什么都能干，而且都要干得比别人好，别人才心服口服。要不然，没人听你的。

他告诉我，那时虽然是生产队，种茶做茶的认真几乎跟“茶科所”没什么区别。“各种不同的名丛，种在不同的土地上，看哪一种在哪一块地上长得最好，以后就在这一块地专门种这种茶。做茶也是这样，各种名丛，我们每一种都分开来做，不像现在，有些企业为了降低人工成本，把各种茶放在一起做，都叫大红袍。”

他说着，哈哈笑起来，起身找了一款 1996 年的“金佛”，泡给我们喝。

这款叫“金佛”的名丛，我是第一次听说。他抓了满满一盅，一股浓浓的陈香即刻在屋子里飘拂，很好闻。“这款‘金佛’，你在别处很难喝得到了。”陈玉维说着将沸水注入茶盅，随着干叶在水中慢慢软化舒展，二十年前的茶像是重新苏醒过来，一股药香味顷刻在屋里弥漫。“闻到药香了？你知道武夷岩茶为什么现在卖那么贵？就因为它特殊的生长环境，都说三坑两涧，茶树的两边岩壁长满花草草，这其中不少是药材哎，当归啦、枸杞啦都有，到秋天之后，这些花草、药材的叶子都掉下来，化在泥土里，被茶树的根部慢慢吸收。武夷茶的岩骨花香就这么来的。时间放长了，老茶有药香，像药一样。这款‘金佛’就是。”

我喝一口，茶汤含在口中，如饮药，有点浓苦。我却喜欢这种厚厚的、稠稠的感觉，喉韵久久不散。茶汤从喉间流入腹中，迅速在腹中扩张，那

种极具冲击力的热烈，就如琼浆玉液的好酒，酣畅无比。

陈玉维没什么显赫的职称，也不去申请参加诸如“非物质文化遗产武夷岩茶（大红袍）制作技艺传承人”等头衔的评比。他说读书少，没文化，更不愿意去搞什么关系、走七七八八那些繁琐的程序。他只想简简单单把茶做好。

“老满公”八个子女都在种茶、做茶，陈玉维自己家的茶山，每年可做几千斤成品茶，他的姐姐和弟妹也都有正岩的茶园，有的不做茶，他就每年化资金包下他们的茶青，由他的茶厂来做。合在一起，每年能做两万多斤。

茶好，自然卖得也好。陈玉维有五个女儿，我称她们“五朵金花”，大多从事茶业，在深圳、上海、广州，都有店铺直销自家的茶叶。

在武夷山，我多次见过他们家的茶园，无论是名丛、水仙，还是肉桂，一棵棵根深叶茂。我想，这正是“老满公”这个茶叶世家的象征。



镇上人

□ 彭瑞高

四十多年前去郊区插队，不多久就得到一个意外的称呼：“镇上人”。在村里待久之后，才晓得“镇上人”一词，泛指一切城镇居民。住在马桥、莘庄等本县集镇的居民，可以称作“镇上人”；住在上海市区的居民，也可以称作“镇上人”。这称呼其实由来已久，当上海还是一个小县城时，就已开始流行。

与“镇上”相对的地方，是“乡下”；与“镇上人”相对的人员，是“乡下人”。其实“乡下”一词，只是表明一个地方或一个方位，并没有歧视的意思；奇怪的是，它一旦与“人”结合，却有了贬义。“乡下人”成为一些上海人蔑视郊区人特别是郊区农民的常用词。

“镇上人”有泛指性，“乡下人”也有泛指性。某些优越感太强的上海人，不仅把郊区居民、郊区农民叫作“乡下人”，还把所有的外省人士，统统叫做“乡下人”。在他们眼里，凡在上海城以外生活的，都是“乡下人”。

乡下人于是有了更丰富的含义。有些人自谦时，也会自称“乡下人”，明明是教授，也会说：“我是乡下人，见识不多。”更有人拿“乡下人”当骂语，不仅用来骂农民，还用来骂他看不起的同道，譬如遇到脑子不够活络的人，尽管同是地道的上海人，他也会骂：“乡下人，黄鱼脑子！”

相比之下，乡下的农民真是又善良又厚道。他们对于市里居民，除称为“镇上人”外，还称“城里人”“上海人”；如果是工人师傅，他们还有个敬称——“上海老大哥”。尽管不少上海人连韭菜小麦都分不清，但在郊区农民的词典里，对上海人从来都没有不恭之词。

走过西大街 珠峰大本营——行旅西藏之八

□ 戴建军

走过西大街，
拐进窄窄的巷道，
瞥见两个女人倚在门首。
嗑瓜子的女人戴着绒线帽，
打毛衣的女人穿着小花袄。
装作视若无睹走过。
蓦地，身后响起一串嘻笑。
回首，她俩竟成了春风中摇曳的芳草。

走过西大街，
走过凌乱拥挤的弹路道，
衣服被褥四周围绕，
鱼肉腊肠挂满院墙。
拎着热水瓶穿着睡衣的姑娘
和趿着拖鞋的女人在街心闲聊，
一个小伙骑车挤过，惹来一声叫骂，
如同夏日的雷响余音袅袅。

走过西大街，
走进曾经的唐家弄、吴氏故居，
天南地北的人们有缘相聚。
孩子在天井玩闹嬉戏，
老人在门口晒着太阳，哼着小曲。
一对夫妻忙着做饭，
妻子上灶，丈夫杀鱼，
锅里升起缕缕白烟，缭绕着黝黑的房梁。
哗的一声，
楼上的水管脱落，水倾泻而下，
仿佛一阵秋雨，淋湿了老宅伛偻的身躯。

走过西大街，
迎面几个意气风发的男女，
指点街铺，激扬言语。
操着地方口音的农民工正在忙碌，
他们清理残破的青砖小瓦，
敲打颓圯的院墙。
沿街的门墙已经砌就，
那道新刷的粉墙衬着残冬的暖阳，
闪耀着历史文化名镇的光芒。

□ 赵春华

从珠峰宾馆到珠峰大本营，虽只 90 公里路程，可司机说要走 5 个多小时。

于是，第二天清晨八点半，我们草草地用过早餐，就驱车出发了。

这一路上，几乎没有路，到处都是碎石，越野车就在稍显平整的碎石上行驶，确定经过 5 个多小时的颠簸，才抵达海拔 5200 米的大本营。

说是大本营，其实只是在群山中的一块比较开阔的旷野，有两处建筑物，用石头砌就的两间石屋。陪同我们同去的是拉孜县副县长、援藏干部张懋通，他说：这两处建筑物是登山队员用的厕所。

这时，天空特别蓝，蓝得没有一点杂色。珠峰就矗立在湛蓝的天空下，积着皑皑的终年不化的雪；那雪在西藏灼亮的阳光下显得格外晶莹洁白。

张副县长说：“你们运气真好！你看，今天天

默

□ 王婧怡

似乎从未来过这里，对它唯一的称呼只是嘉定老城区的西大街，是古老的寂静的灰黯的。一条街，通向数不清的人家，藏着说不尽的故事。那时不起眼的日常，化作了珍贵的记忆。猜着，有没有那么一点场景会像这样的？晨曦，酒香漫进窗缝唤醒了赖床的工人。

辰时，人们擦肩而过，匆忙中一只“齐天大圣”的糖人被塞到了卖报的孩子手里。

晌午，阳光透过片片天窗暖了房里的老人。日落，年轻人骑着自行车回家，车铃的“叮铃铃”声荡在整条街上。

黄昏，人们相继走进戏院，好听的“咿呀呀呀”配一壶白茶足矣。

子夜，蜡烛烧尽，一束昙花悄然盛开。桥连接着对岸的路，河隔开了时光的逝去。



马陆塘畔

西大街

朱华东 / 摄

雨中玉兰更美丽

□ 吴杰

细雨绵绵，淅淅沥沥的雨踪飘洒在玉兰树上，那花朵显得格外的清纯美丽，好似一只只清水瓷碗挂在枝头。我撑着雨伞雨中行，农机大道旁二十多棵的玉兰树排成一行，一眼望不到边，给这村庄增添了一道风景线。

雨不停地下着，雨水顺着枝叶滴滴嗒嗒洒落在伞面上，奏响了一曲悦耳动听乡间迎春曲。微风拂来，阵阵清香沁入人心，令人心旷神怡。细雨中，玉兰花朵水灵灵的，那花瓣显得更加洁白娇嫩。我站在玉兰树下，被眼前的情与景深深地迷住了。

气多好啊！上次我也陪人来看珠峰，云缠雾绕，直等了 3 个小时，也未见消隐，看不到珠峰真面目。今天万里无云，你看珠峰多清晰！

就在珠峰大本营，放眼眺望周围的峰峦，倒并不见珠峰有多么壮丽、多么高巍，总因为大本营本身地处海拔 5200 米吧，就像上海你站在东方明珠上看金茂大厦，并不见得有多高了！

有几朵白云悠悠地漂浮在珠峰的上空，而天空的蔚蓝色，更把白云的洁白衬托得分外美丽。

罡风浩荡，挟着尖锐的寒意，我们身上穿着厚厚的军大衣，也挡不住阵阵寒意的料峭。我们在山上呆了不到一个小时，就钻进越野车，下山去了。

但这不足一个小时的大本营之旅，让我终身难忘。需知：这一年，我已经 56 岁了。不少比我年轻的同志，别说到珠峰大本营，就是一到拉萨，抵不住高原反应，就早早打道回沪了。

窗边的朱漆现出了斑驳，墙角的燕巢一片荒芜。以为已是人去楼空，直到走了一会，这份安静被打破。两旁开着各式的商店，门敞开着，午后的烈阳在屋内显得斑驳陆离。小狗认真地坐着，向左看向右看，丝毫不见倦意。

藤椅上散乱的毛线团已流进弄堂深处，偶尔被风吹起，擦过沉积了百年尘灰的青石。那是一条昏暗的路，两侧的光明也不足以照亮，唯有十来台电表静静陪着。

菜场的地方最是热闹，收音机里放出的听不懂的越曲应景又美丽。苍凉的婉转的，好像在讲长而古老的历史，走过的人没多大反应，倒是那白墙黑瓦，那朱漆青石，定有不尽感慨。

看过世事富贵繁华，仍在人间辗转苍凉后，墙角的裂缝愈发变大。

听过几首陈年旧曲，不再听那细腻嗓音后，黑瓦一点点滑落。

尝过街角的阳春面，擀面声终被抛下后，天开始下雨了。

刷过密密麻麻的电线，弄湿五颜六色的裙

子，大饼很快浸泡膨胀。

猝不及防地。

默了。是雨停了。

没了嘈杂的机车声，理发店的招牌换成了米店，路边有了修手表的老大爷。

推开一扇门，店小二的身影忙碌转着，台上戏子挥着桃木剑气势恢宏。

撞到了赶路的穿着洋装的姑娘，手里的苹果散落一地，她急忙蹲下捡起，小脸蛋儿微微泛红。这是部无声电影。

一切都沉默地沉没在百年年轮里。

如今他的两鬓已是苍苍，风霜化成细纹爬上脸庞。

多么可惜，若能早点认识这西大街，大概能说上一句“别来无恙”。

残喘的月亮支撑着这片天空，人们熟睡着，好是安稳。它偷偷抱了抱这户人家，又悄悄吻了吻那家的邻人。

嘘，西大街要睡觉了。

（更多文字和图片可关注微信公众号：走过西大街）